

嘉善徐震堦声越著

夢松風閣詩文集

顧建龍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蘇平知覺

PDG

梦松风阁诗文集

嘉善徐震堦声越著

804.11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B 766649



夢松風閣詩文集
徐震堦 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歐陽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插頁 2 印張: 11 字數: 275千字
1991年2月第一版 1991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1—1,000本

ISBN7-5617-0418-6/I·037 定價: 6.80圓





徐震堦先生像

臨江仙

老樹不風偏有韻，淡烟淺色成圖。^高城斗轉入平蕪，長空一
鳥下。^孤塔亂雲扶。範水梅小，都著迹，何人得見真吾。
最分明處，最模糊。夕陽如琥珀，寫得此詩無。

瑞鷓鴣

縹絲風雨強登臨，折得桃花不自簪。一樣淒涼家國事，十分
珍惜歲時心。眼前芳州無行路，身外浮雲入浪吟。到處
聞愁先我在，却像相避轉相尋。

千秋歲

徐震璠先生手迹(一)

蘇平齋

PDG

寄坊下諸生

昔住溪南極孤虬互盤礴浩汎四時未去夏忘極熱蒼翠滿
衡門藹然坐無物諸生多英彦海若道不閑懷哉斐然子不
來閒以閑為吳已徂冬以用慰飢渴及此岩居幽朝華勃采
掇日進餘發何歲月苦飄忽齋語有楚味郭公每茲說為誇
輪人篇勿管世間轍昨負病歸閑門甘養拙商計久廢改立
琴日令方輟深領宜雨未木葉空庭脫却憶山中時語也
對淨月

敬老古來言七事相葉紅矣但欠後兩事葉時耳

徐震堦先生手迹(二)

蘇平齋

PDG

梦松风阁诗文集总目

序	(1)
诗稿	(7)
词稿	(87)
诗词稿后记	(121)
文稿	(123)
徐震堉先生传略	(335)
编后	(337)

蘇
平
知
學
館
PDG

序

王 起

重读徐声越先生诗词稿，引起我半个多世纪的深沉回忆。

我与声越先生最初会面是在一九三二年暑假后我到江苏松江女子中学任教的时候。当时共同担任国文、历史课的教师除声越先生外，还有平湖陆微昭先生，都住在教师宿舍楼一德院里。他们都是我大学学习时的前辈同学，出自同门，学风比较接近，在教学上我们经常互相切磋，生活上也有共同的爱好。我们除尽心把功课教好外，各自还有一些课外的活动。我喜欢戏曲，经常研读元人杂剧与明清传奇；微昭喜欢书画，练字作画是他的日课；声越除诗词创作外，还爱好外国文学。他凭自己的刻苦钻研，能看懂英、德、法各国的文学原著，对世界语的专攻已经达到能运用自如的地步。我当时曾向他学习世界语，还向他借看一些世界语著作，由于不能坚持，后来都抛荒了。

一九三三年后，我带家眷到松江，微昭也结了婚，都租住在校外。声越家在嘉善，离松江只火车一站路，平时仍住校内，只假期偶然回家，由于工作上的联系和课外的共同活动，我们仍经常见面。微昭滴酒不入口，我和声越却有同好。每酒酣耳热，纵谈文艺、时事，意气逐渐相投。声越在龙泉写的一首诗：“当年诗酒绝町畦，紫蟹霜鲈手自提。忆否府桥南岸屋，风檐如井觉天低。”就描写了我们这一段时期的生活。

这时正值日本侵略军侵入淞沪的一二八战役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至淞沪沦陷之前。我们虽暂时有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

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不能不怀有深忧。记得松江女中迁往佘山，从上海传来国军八百壮士死守闸北四行仓库的消息时，我们都热血喷涌，痛哭流涕。“述酒有篇聊复尔，画兰无地欲如何。凭挥一掬神州泪，来和燕台击筑歌。”声越次年在上海写的《咏怀》诗，表达了当时许多爱国志士的共同心情。

一九四一年夏到一九四四年夏，我和声越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又一度共事。这时先后到龙泉分校中文系任教的还有寿县孙养耀、永嘉夏瞿禅、如皋任心叔三先生。我们一度都住在临时用毛竹松皮搭盖的风雨龙吟楼里，生活相当艰苦。在日军深入浙东，金华、丽水告警时，又随校南迁到福建南平。战时交通困难，芒鞋竹杖，越岭涉溪，是家常便饭。由于我们对抗战胜利怀有共同的愿望，在文艺上有共同的爱好而又各有专攻，彼此唱和、探讨，在精神上互相支持，文艺上也得到切磋商量之乐，声越的诗，瞿禅的词，每一脱稿，朋辈争相传诵。我们的诗词创作在这一时期就更其频繁。

我生长于背山面海的永嘉乡区，又经常来往于金华、丽水、天台、雁荡之间，熟悉了浙东一带的奇山异水，惊湍悬瀑。声越少长于平湖、嘉善之间的平原地带，港汊纵横，鱼米丰足。这时深入浙南山区，平生未历之境，随处可见。山石的嵯峨，溪流的湍急，与战时艰苦的生活，以及他善于刻划景物的清新诗笔，互相引发，妙契无痕。因此在同游唱和之中，声越诗往往先成，为朋辈所叹服。这时声越写的诗词最多，不少作品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象“秧田燕子飞，绿阴生四邻，东风唤藜杖，去拾西崦春”（《从晓沧师、伦清登周濂岭》），“山川聚米吾能画，奔凑朝东如阵马、砂瓶自煮岩窦泉，便不吟诗已潇洒”（《登佛山石壁寺》）等篇什，后来每一吟哦，还回想起当时在龙泉同游时的乐趣。声越以“梦松风阁”自署诗文集，也正说明他未能忘怀于这几年艰难而有味的创作生活。

然而我们也并没有把当时的龙泉坊下看作世外桃源。在课堂上我们以《秦风》、《楚辞》以来的传统名篇，激励学生抗敌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诗词创作中严厉批判了汉奸伪组织的叛国投

敌，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现象，这是从声越诗稿里《独有》、《书事》、《射鸭行》等篇里可以清楚看到的。

抗战胜利前夕，温州沦陷，从温州到龙泉的路线被截断了。我避处瑞安大岙山区，瞿禅到乐清雁荡山讲学，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龙泉分校迁回杭州，我们才重又在西湖湖滨的罗苑聚首。后来我虽改到之江大学任教，彼此仍经常见面。这时微昭又从上海到浙大中文系任教，声越的少年同学又一度与我在松江女中同事的平湖胡宛春先生也到之江大学任教。这胜利后的暂时宁静，朋友们的暂别重逢，在湖光山色的映衬之下又激发了我们的诗情。但好景不长，后来我在之江大学也不能立足，携家南来广州，声越写诗相送，有“十年三结临歧恨，稠迭兵尘满素衣”及“此去尉佗城上望，海风吹雨作秋声”之句，寄慨于我们的三度共事而终于南北悬隔，结伴寻幽之乐，灯窗联吟之兴，渺不可复得，彼此唱和的诗篇也就越来越少了。

全国解放后，经过院系调整，瞿禅、微昭仍留浙大，声越被调至上海华东师大任教。后浙大文理各系与之江大学合并为杭州大学，瞿禅、微昭、宛春、心叔仍留杭州湖滨。声越与我跟他们都很少见面，只偶有书札往返。“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都受到严重冲击，彼此信息隔绝。上海一度传瞿禅身亡，声越后得确耗，赋诗抒怀，有“失喜把君词在手，长吟不觉泪霑须”之句。杭州一度传我在羊城身亡，瞿禅也为我写好了挽联。这种为共同的教育事业和文艺爱好而凝结成的友谊，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的风波而没有褪色，对于“四人帮”横行时期“翻手为云复手雨”的习俗多少起了点抵制作用。而在一些关键时刻，声越对现实的态度往往比我清醒，对我的助益也更大。

我与声越都出身于有封建文化传统的家庭，在青少年时期念过不少线装书，爱上了古典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共同的专业基础。我生长乡村，从小跟野孩子混惯了，后来想从民歌中闯出一条诗歌创作的路子，又有意无意结识了一些社会下层的人物，因此性格比

较粗野，有时议论不合，就盛气凌人，看到忍无可忍的事就横起干涉，甚至大打出手。在性格上跟声越的温文端重又大不相同。在这种关键时刻，声越往往以长者的态度愷切劝诫，间亦形之歌咏。我初到龙泉，声越写诗相赠，有“索米山城里，如君好事稀”，“片言铭陋室，道胜故能肥”之句；后来我离开杭州南行，他写诗相送，有“漫续新声《惆悵鬢》，半生豪气误元龙”之句；都针对我的粗豪好事而发。解放前我结识知识界的朋友不少，真能以道义相规劝的，除声越、瞿禅、心叔等三数人外，实在太少了。

一九七五年冬，瞿禅自北京寄来《满江红·柴市谒文文山祠》词征和，下片以“欲借梅边生祭笔，槐根重写词堂记，爱数椽容我和高吟，邻柴市”结束。我读了嫌他有遗老气，写词和他，以“半亩槐阴，可留得人间正气？空剩得西台恸哭，梅边雪涕”发端，分明是跟他唱对调。我把这词寄给声越。声越复书说：“文信国词推陈出新，甚好。爽脆轻快处略有曲味，此语不以为过苛否？论文公处弟却不甚相同。宋明之季与其他改朝换代之事应加分别。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如文山、苍水诸公，坚苦卓绝，生死以之，更不得以效忠于一人一姓相责。”这话说得多么中肯。后来瞿禅出版词集，改这首词的末韵为“犯北风如虎放高吟，过柴市”，我在出版诗词录时也删去了和瞿禅的这首词。现在瞿禅思维能力已严重衰退，声越双目也将有失明的危险，这种友朋之间文字商量之乐已不可复得。记下这段公案，见得我们虽性格不同，爱好有别，有时彼此之间引起争论，但经过一次争论，彼此的认识就提高一步，友谊也加深了。这是符合我们今天同志之间正常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精神的。

声越虽主攻古典文学，对《李长吉歌诗》、《元遗山乐府》等都有专门著作，但由于能读外国文学名著，翻译过苏联文学作品，又关心当前文艺思潮和创作活动（解放初期就曾来信论及柳青、赵树理的小说，张志民、李季的诗），思想境界就和有些知古而不知今、知中而不知外的学者有别。他虽用旧体写诗词，常能给人以新

的感受。我与瞿禅、心叔谈起，都有这个体会。但由于平生足迹不出东南数省，又早岁成名，长期过书斋生活，少接触现实社会与下层人物，因此也局限了他诗词创作的成就。

在龙泉时，声越曾囑方介堪先生为刻“唐柳宋梅之馆”的印章，可略见他诗歌创作的倾向。就我所知，除柳柳州、梅宛陵二家外，他还兼爱唐贾长江、姚少监、宋陈后山、陈简斋、清江弢叔、郑子尹诸家诗。从中晚唐以来，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逐步趋向下坡路，一些诗人由于对社会现实有隐忧，转而寄兴林泉，摹山范水，刻意求工，在诗歌创作上形成与韩昌黎、苏子瞻、陆放翁等以雄奇恣肆诗风相对峙的精严峻刻的一派。声越的诗歌我看主要是继承上列诸家发展的。虽然由于时代不同，它的历史内容已越出上列诸家之外，艺术上也取精用宏，有突破前人之处。

声越词创作的内容似不及五七言诗，艺术上却锤炼幽深，而出之以轻倩；浮华洗尽，而归之于平易。大抵小令取径南唐二李、北宋欧晏诸家，善于以轻柔澹荡之境界，寄迷茫萧瑟之情思。如“夕阳红薄，花影不分明”，“吹絮帘阴，东风摇梦成烟”，“城东黄叶寺，又被诗留住，归鸟尽，一声磬落无人许”等句节，真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长调取径碧山、梦窗，而蘄向乎清真、白石，遇到感慨时事的重大题材，每能独抒性灵，真力弥满，而又显得那么和平敦厚，绝无近人剑拔弩张的态势。周总理逝世噩耗传来，普国震悼，同辈中写词悼念者不少，读了他的[洞仙歌]下片：“一身肩世运，吐握辛勤，整顿乾坤济时了。名与日星悬，十丈丰碑，也难状泰山分秒。看巍巍功德在人心，把万代金瓯，作公祠庙。”觉真能表现周总理的丰功伟绩长在人心者，殆鲜其比。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见，而是近年来高等院校老一辈诗词作者的公论。

诗词是我国诗创作的民族形式，为我国人民所喜见乐闻。我们反对利用旧体诗词写风花雪月的闲情，唱叹老嗟贫的老调；同时反对抛弃我国千数百年来形成的诗歌民族形式，另起炉灶，白手起家。因此作为诗歌创作的民族形式，诗词是可以继续写的，但必须

反映我们历史时期的新内容,引导读者向前看。从解放后声越诗词创作的主流看,正是沿着这个方向稳步前进的。现在声越的诗词稿快要出版了,他少年同学又相知较深的胡宛春、陆微昭二先生又不幸先后去世,旧交瞿禅也病逝京门。他把稿子寄给我,我读后既引起半个多世纪来的深沉回忆,又想起我一生的为学为人,得声越的教益独多,就拉拉杂杂写了上面一些话,当作我在上海长风公园跟他的一次长谈。至于我对诗词的体会和评价,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个人一得之见,声越先生当能见谅,读者也不至于苛求吧。

附 记

1983年,声越先生自上海寄来《梦松风阁诗词稿》,我曾为写序言。当时先生双目失明,徐师母不久逝世,怀抱抑郁可想。我希望这稿能及他在生之年出版,稍慰他的晚境,在冥想中还将看到他一生辛勤教学的余辉。联系了几个出版社,都未能如愿。直到先生逝世之后,华东师大出版社才决定替它出版,并增收他的十几篇散文。散文约分三类:一是对古文献的注释考证,二是为并时师友著作写的序跋,三是关于前人诗文的评说。经过八年抗战与十年浩劫,文稿遗存有限,从中仍可以窥见先生治学的谨严和为人的厚道,弥足珍贵。因为补记如上。

1987年3月6日于中山大学之玉轮轩

梦松风阁诗稿



梦松风阁诗稿目录

- 18 枕上
孤怀
将赴严州留别禹钟
富春江舟中
杂兴二首
- 19 追怀宛扬(三首)
闲里
鲛人歌
- 20 论诗
雨后溪行
春愁曲
秋怀
- 21 题蔡韶声《荻秋访旧图》
十二月二十三日对雪
踏雪城南书所见(三首)
- 22 梦宛扬(二首)
苦雨
归途车中
偶得
吾诗
- 23 马耆寺
和陶(二首)
咏怀示梦招
- 24 初发上海



将抵江口

侵晓坐人力车赴溪口

道经好溪

25 自丽水赴龙泉道中(五首)

初到龙泉,伦清有诗见赠,赋答

闻长沙大捷用双井韵

26 意行

雨后

答季思,再用双井韵

烈士词(三首)

27 敌陷萧山,诸、绍告警

来龙泉久不得家报

得季思邀游金华书

春雨连朝,山楼独坐(二首)

28 山头折得杜鹃数枝

却忆

从晓沧师、伦清兄登周濂岭

泊十六铺

29 十月廿四日纪事(二首)

30 二十六日晨坑田旅舍初发家书

校门前新置警报钟

寄王季思金华

31 闻松涛

朦胧中作山居诗

村居杂诗(六首)

十二月二十九日始得家书

32 一九四〇年除夕

忆家(二首)

灯畔